

周易集意傳(二)
見





周 易 集 傳

(二)

龍 仁 夫 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周易集傳及其他一種

二冊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周易集傳卷六

三三

離下。豐盛大也。以卦象言。震雷離電。一時交至。盛大之象。以卦德言。震上。離明震動。相資而成盛大。亦豐義。○二至四五巽。三至五互兌。

豐亨。明動相資爲亨。

王假之。勿憂。

豐雖盛大。有可憂之象。凡物不可兩大。六子卦中。震離之體極盛。震爲陽卦中。最剛健。坎陷艮止之陽不及也。離爲陰卦中。最精明。巽入兌說之陰不及也。又於天爲雷爲日。氣象非它卦比。合而爲卦。所謂兩大也。反

有可憂之勢。繡卦云。豐多故也。正此意。假與假有廟有家同。謂至其地爾。○以經稽之。震離合者。噬嗑。豐宜日中。離日在震東方。乃方二卦。噬嗑養爻止利用獻。然離明出震陽之外。未至甚凶。豐則震陽上歷。離明下伏。故多凶象。亦憂說也。升之且。駸駸至中何

所不照。又美象。蓋易道變動不居故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

配主謂震。夷主謂離。按乾坤父母退處无用地。震長子。諸事无不主。其次則離。離雖陰卦。而文明實陽卦。故震離皆易中主卦。震視離猶弟妹。曰夷主者。等夷之主。離視震猶夫。曰配主者。

配合之主。旬均也。古文旬即均字。凡卦例以一爻爲主。若勢均體敵。則有兩大之嫌。而豐盛多故之時。明動之體。相須以濟。故二主之勢雖均。而終无咎也。離火宜於上行。故曰往有尙。○或訓旬爲旬日。謂震庚至離已恰一句。雖遇之旬日而无咎。其說似通。但震庚至離已於九四言之。則可。今初九離已與象庚相聯。何待句耶。周折強合。非經旨。小象過句災之義。合從程傳。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蔀馬融云小也。輶書草名。又菜名。廣雅薜蔀魚薺也。鄭薛作菩。玉篇薺草名。參觀之乃小草屬。附震木。震蕃鮮象。星斗附離日象。疑疾巽進退不果之象。

有孚本爻中虛象。○震陽發生之體最盛。五行爲木。說卦爲蒼筤竹。蒼筤鮮。今但豐小草之蔀。是震陽之不暢也。日乃離之大明。斗乃離凡末光。日中冥暗之甚。不見大明。僅見末光。是離明之不完也。卦爲兩大。豐爲多故。故凶象如此。又云往得疑疾者。爻入巽體。故巽之凶象從之。輶離中虛之孚。其憂發若而散。發若猶言豁。然也。故吉。二乃離文明主爻。故象雖多凶。終爲吉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王制沮澤注。沮萊沛也。草所生曰萊。水所生曰沛。公羊傳。草棘曰沛。輶書。草生水中曰沛。參觀乃水草屬。同附震木。震蕃鮮象。沫鄭注。字林並作味。周禮十輝。五曰闔。六曰魯。

詩終風且飄。終風且曠。昧即闔。輶曠曠之義。乃離日不明之象。○舊說沫。小星无名數。或云斗柄後小星。皆相承傳言之辭。求之歷代天文書未見。三爲離右爻。上爻爲右。下爲左。說見師卦。兌爲毀折。爻變之重。震有艮手體。故言肱。○不豐他物。而豐水草之沛。震陽之不暢也。不見大明。而見陰梓之沫。離明之不完也。三在震離之交。故凶象亦如此。又曰折右肱者。又入兌體。故兌之凶象從之。然以剛居正。兼巽柔兌說。故又爲无咎。○王弼以蔀爲障明物。物之可障明多矣。未詳何物。又改沛爲施。以施較釋之。按施乃旌旗。較乃帷。蔀施又助於末世。自是三物。可謂枝辭。先儒聽之一誤也。蔀斗沛沫。爻辭取叶韻耳。諸儒或以七數。或以分野求斗。至沫則以小星模糊釋之。二誤也。今輶正之。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蔀斗象。見六二。夷主見初九說。四爲震主爻。故凶象與離中爻同。然與初九離體爲應。是遇等夷之主也。多故之時。明動相資。故吉。凡震初爻亦无不吉者。○凡物兩強則抗。兩大

則妨。豐其蔀沛。離妨震也。日中斗沫。震妨離也。二得疑疾。巽之凶象從之也。三折右肱。兌之凶象從之也。凶象萃於二三四者。二四爲離震主爻。三介其間也。初配主。四夷主者。離震陽爻之相對者也。然震離本皆美卦。吉體終在。故象雖凶而多吉。至五則凶象既往。吉象鼎

來。所謂易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者如此。○或曰。豐之離明爲震陽所歷。故取蔀沛障明之象。而日中所以見斗沫爾。何謂震離兩相妨耶。愚曰。若專主震壓離明而言。則蔀斗沫沫。言於二三宜也。至四則震體爲主。宜豁然光明矣。何謂復言蔀斗。且如或人之言。則震乃象仇離受屈者也。又何配主夷主之云。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震陽離陰。有交錯成章之象。噬嗑傳雷電合而章。正謂離震。與此象義合。〔坤。始章義同。〕來謂離自下來。與震合也。譽兌象。兌爲口爲說。有稱譽象。○五以柔中爲豐主。美皆歸焉。以離震之美者。言曰來章。以巽兌之

美者言曰慶譽其吉宜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无人三歲不覲凶

中爻有坎爲宮三。上爲宮之蓋覆。故曰屋。闕戶无人。此合震三爻言之。其下奇畫戶也。上二畫偶虛闕无人也。三離自在震戶內。有闕象。

三指震三爻。觀亦離目象。○豐盛其屋。外觀之美也。草生其家。內實之衰也。闕又无人。消亡可知。三歲不覲。遲之又遲。終不變。謂爲多故。其體本凶。上以陰柔處震動之極。當豐盛之終。此世之小人。僥於存亡進退之機。陷於剝廬滿首之禍。而不自知者也。其象如此。○艮上奇爲庭而下虛。故艮彖行其庭不見其人。震下奇爲戶而上虛。故豐上闕其戶闕其无人。義互相發。

三三 艮下。旅。羈旅也。以卦象言。離火炎艮山上。野燎也。有行而不處之象。又山內而火外。內爲主。外爲客。山止而不動。離上。猶舍館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故曰旅。以卦德言。暫止而相附麗。亦旅象。○二至四互巽。三至五互兌。

旅小亨

艮山而麗離明。五柔中而居外卦。亨道也。然。旅貞吉。羈旅之道。貞固處之則吉。輕躁妄動凶。二五皆柔。故止小亨。又羈旅非大亨之時也。之招也。故貞吉上特加旅字。以著其數。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瑣瑣細也。陰小之象。初二兩爻皆陰。二故曰瑣瑣。一云字文從玉。瑣瑣乃玉石細碎。若艮小石象。當旅之時。瑣瑣細細。必无上下之交。此自取災禍之道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即次就舍也。處下卦中爻。有即次象。三四在前而陽實。儲其資財之象。初居下而陰偶。得童僕之象。又艮為門庭。有次象。巽近利市三倍。有資財象。艮男在下。童僕象。三者皆可貞固之象也。二當

旅時。又體柔順中正。故

象如此。方旅故不言吉。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三為重卦中爻。有次象。亦艮門庭象。上近離火。兼兌毀折。為焚次象。初二陰偶。以艮男體在下。童僕象。初艮體也。艮土為互巽木所克。二兼巽體也。巽木為互兌金所克。故為喪童僕象。程子曰。處

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居艮上。又居下體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災困之道也。貞固主之。為危厲之象。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四為重卦中爻。有處象。有坎亦有宮象。三故言處。巽木兌金。合成離兵之體。斧象。然旅四入離體。曰得斧。巽上離體。盡曰喪斧。蓋主離而言也。斧亦奇實爻象。資斧者。斧可為資。如云以金刀

為貨耳。心不快。肯坎心病象。○于處則就所安。得資斧則利歸己。旅而有此。可以快矣。而終有不快之心者。四兼陽剛文明之體。賢者也。于處得資斧。如拱公待夫子季孟間。齊王養孟子萬鍾。於旅時。未嘗不可。然懷安計利。豈君子志哉。我心不快。固自它有在也。程子曰。四以陽剛之才。為五所與。為物所應。在旅為善。然應與皆陰。不能伸其才。行其志。故心不快也。○資斧。謂與貨貝略相似。故旅巽通言之。或云。旅中備禦器。非是。二懷資。四資斧。義一也。諸本及漢書作齊斧。或又作齋斧。皆流傳訛耳。不必泥。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雉。離象。中爻有坎為弓。有射象。三矢。離剛爻象。說見噬嗑。亡失也。兌為口為說。有譽象。巽風有命象。○此爻主卦變而言。旅三陰卦。自否變。否上三陽如三矢。六五上升成離體。是射雉也。上三陽遂

喪其一。是一矢亡也。此小有喪失之象。然五爲離主。文明虛中。豈族所能淹者。互兌之譽。互巽之命。終必歸焉。此脫羈旅。躋顯榮之象。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離爲飛鳥。上交爲鳥巢。焚離火象。先笑後號咷。兌離象。兌爲口舌。離體中虛。火性燥烈。爲或笑或哭象。〔詳見同人說〕牛離象。交變小過。則離體毀矣。故

曰喪牛。○焚巢則无所居。喪牛則有所損。初而順適故笑。後而拂亂故號咷。凶象也。夫羈旅之道。貴於下人。而居上則過高。貴於柔巽。而九體則過剛。貴於含晦。而離極則過明。三者皆非旅道所宜也。于易者。喪於忽然容易之中。一云。易音亦。即羈場字。旅上爲卦窮處。有羈場象。互見。

大壯說。

三三

巽下。巽入也。以三畫卦言。一陰伏於二陽之下。以巽而入。故曰巽。一陰欲上。二陽隔。巽上。之其象爲風之動機。風善入。亦巽義。六畫卦因焉。○二至四互兌。三至五互離。

巽小亨。

柔居剛下。二五皆剛中。有亨象。然下柔乃方長之陰。與上二剛有牽制意。備小亨也。

利有攸往。

二陰卦自漸變。二往上而爲四。乃利有所往之象。

利見大人。

二五皆大人象。故曰利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三兌離。一初武人。一六進退巽象。武人无明象。稽類爲離。兌象。離爲戈兵。火體燥烈。兌金主殺伐。二體合。則爲武人。〔履六三同〕初陰乃巽主爻。而牽制於上二陽。故爲作進作退不決之象。而兌離武人體。適在前。

但宜武人之固主。易以象起義。

舊說利以武人健決濟之。非是。

九二。巽牀在下。

巽有自然牀象。下偶對時。牀足也。上奇橫覆。牀身也。屬重巽。如二牀。初爲下牀之下。四爲上牀之下。九二上九本在牀上。而云牀下者。巽陽每爲下陰所制。初四之陰。挽而下之也。然初能挽二。不能挽三。四能挽上。不能挽五者。三五喪其

皆陽。二上則以陽居陰也。天下惟純剛者不奪。於物凡為陰柔所奪者。其中先入於陰者也。

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史巫兌象。說卦兌為巫。為口舌。視史巫覡。皆以口舌交鬼神者。巽中爻互兌。又反對有兩兌體。故云紛若。紛者為祀非一。

所禱非一人。周禮男女巫。仕者無數。荒政十一曰索鬼神。時。蹇神不舉。傳。徧走羣巫。是也。此論禳醮祭之義。蓋古有聽祠。則亦策其吉凶。此為吉且无咎也。自為一象。與牀下義不相蒙。○或連上文為一義。云牀下凶象也。史巫紛若以禱禳之。如子路所謂聽於上下神祇是也。所以吉且无咎似專是。是寢疾者之美象。亦通。

九三類巽吝

初至二至三有類數象。下巽之究為躁卦。三又重剛不中。本非能巽者。當巽時承四之柔。不得不巽。乘二應上皆剛。又不

三承四之柔。乘二應上之剛。如在水濱。進退不可不得已。而巽耳。餘義概與前同。

六四悔亡

巽下柔上剛。勢相牽制。不能无悔。六居四得正。又互離中爻。故曰悔亡。

田獲三品

離為罔罟。稽類為田狩卦。見前。三品離三爻象。王制天子諸侯歲三田。一乾豆。二實客。三充君庖。所謂三品也。又詩車攻注。自左。臞達右。臞為上。

殺。達右耳。水為中殺。左臞達右。臞為下殺。此三品也。而傷前毛不成禽皆不獻。王制疏及公羊何注。殺梁范注。語皆大同。小異。○一舉而獲三品。此又田狩最吉之象。經言田狩。多以離為主。四乃互離中爻。重巽之木皆生離火。田狩所以吉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

貞吉悔亡无不利。皆泛辭。陽剛中正。故貞固主之而為吉。兼巽離體本助火炎。此離上爻也。不能无悔。而悔亦亡。又无不利也。

无初有終

初為六四之陰所牽挽。故曰无初。終以陽剛中正。屹然不動。非

上九牀下比。故曰有終。自一歲。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甲庚詳見蠱彖。不重出。巽。震反對卦也。下卦變震。則震庚三爻在下。先庚三日也。上卦變震。則震庚三爻在上。後庚三日也。蘇氏云。先庚謂庚子。庚寅。庚辰。後庚謂庚午。庚申。庚戌。

巽九五三變即爲蠱三三
故象義通耳與上文不相蒙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牀下義見前爻資斧見旅四資斧主離而言巽體至五而盡故言喪○上居卦首本在牀上而以陽處陰非純剛者爲六四挽之而下非美象也得資斧者權利在己之象上非无資斧者居極巽

之地復制於陰不能有其有遂喪之漢上宋氏以爲
魯昭失國无所竄伏之象蓋近之貞固主之爲凶象

三三 兌下 兌說也以三畫卦言一陰進居二陽之上有喜說意上二畫似坎而望其
兌上 下此不流之水也故其象爲澤六畫卦因焉○二至四互離三至五互巽

兌亨利貞 二五皆剛而得中故爲亨通而利於貞固也

初九和兌吉 和兌說象凡君子與君子處則和而小人其閉不和矣初
剛而得正君子也應四承二皆陽有叶和象說之善也故吉

九二孚兌吉悔亡 孚本又剛實象兌二五皆剛實是孚誠相與精交神契其說也如笙磬之同音魚水之相歡非
矯飾邪媚之說也此君臣相得象朋友之孚亦然故吉爻兼兌金離火不能无悔而悔亦亡也

六三來兌凶 自上而下曰來凡陽喜上往陰喜下來三又不中不正之陰爻
巽入體身爲下兌之主有來來說二陽之意不正甚矣故凶

九四商兌未寧 商度也與書我商賚汝之商同四與上陰本同體而相說又下與六三近在兩兌口閉若相與
友而未知適從者爻爲不中正之陽又互巽爲進退不果雖欲上從爲下陰牽制故曰未寧
介疾有喜 穉類陰陽偏勝爲疾

兌毀折亦疾象。陰疾遇陽。陽疾遇陰。又為喜。說並見前。爻在四陽間。故為疾。介於上下卦間。故為介疾。一陰近在其下。故為疾而有喜之象。〔无妄。豫。損。鼎。同。〕

九五 孚于剝 有厲

孚本爻中實象。剝指上六而言。兌巽反對卦。兌上一陰。即巽下一陰。由一陰馴致五陰之剝。皆是物。故聖人直以剝目之。上以陰柔居兌之極。乃柔邪側媚之小人。五與之相近而相孚。是孚于剝也。將有日銷月鑠於冥冥之中者。九

五剛中。未遑至凶。然其勢可不懼哉。故為危厲之象。項氏曰。兌正秋卦。析兌六爻。初二屬否。三四屬觀。五上屬剝。似傷巧。非是。

上六 引兌

引伏艮手象。萃六二同。謂上與三相引而成兌也。凡人之情。孤立則寡歡。朋從則相說。三上皆孤立之陰。以類似引固其宜也。然陰柔之朋。相引而自相說。亦无足言者。

三三

坎下。渙散也。以卦體言。三陰卦自否變。六二往為四。九四來為二。各有渙散黨與。巽上。象以卦象言。巽風行坎水上。其文渙散。故曰渙。○二至四互震。三至五互艮。

渙 亨

二五皆剛。王假有廟。長坎北方卦。坎隱伏為鬼。艮為鬼門。說見隨卦。艮一陽尊居卦上。有宗廟象。以萃中。有亨象。王假有廟。渙求之。艮象尤著。萃九四艮為廟。五為王假。此卦九五艮為廟。上為王假。假至也。利涉大川。巽木為舟。行坎水上。

此利涉大川象。十三卦。舟楫取諸渙。即此意。利貞。利貞主二五剛中而言。利於貞固不必變動也。

初六 用拯馬壯 吉

馬坎震象。說卦坎震多馬象。故曰壯。明夷二同。初當渙散之時。居坎險底。為有難之象。而坎震壯盛之馬。從而拯之。故吉。

九二 渙 奔其机 悔亡

初二兩爻有自然机象。上奇為机。下偶為足也。二。震巽皆木。亦机象。奔震足象。以三陰三陽卦言之。二體本陰。由九四之來變。而為坎。如渙散其黨。奔趨而來。遂就避机之安。二在卦中。居安之象也。處坎中。不能无悔。

其歸
亦亡。

六三。渙其躬。无悔。

躬，良背象。〔說見象三〕。渙其躬，乃散其已私之義。夫人血氣之私，最難渙散，故自知爲明，自勝爲剛，古人貴之。六三下中正之陰，而應上九之陽，能渙其已私，以從善者，爲无悔之象。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羣，下卦二陰之象。邱，九五長山象。〔頤、賁同〕。以三陰三陽卦而言，四本下卦中爻，若羣陰同處，朋黨聚，應有不可勝悔者。四割然離去而上升，豈非大吉之象。於是成上艮體。

如渙散而來，忽有山邱之固，可喜也。此非等夷之人思慮所及，夷謂下二陰舊同處者，非四之超然獨見能如是乎。此世之君子，去危險就坦夷，去凡陋趨高明之象也。渙由二四兩爻變而成卦，二以陽即陰，故但奔机悔亡。四由下升高去陰即陽，故象如此。思稽類爲坎心象。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汗，附坎血象。大號，巽命象。亦下偶爻開口象。〔巽風有號令象。巽象，巽言有申命。〕王居九二，坎象，坎爲宮，故曰王居。五以陽剛之君，爲渙散之主，布宣大號，天下之難，忽然消散，如病者之得

汗，其快可知。然自五而下，唯坎中爻似有望塞意。三，此王居之當渙者。如宮掖之私人，贊御之姦朋，府庫之私財，皆是併渙散之。則所謂汗者，自頂浹踵，沛然四達矣。宜爲无咎。朱子釋汗義曰：號令當如汗出，千毛百竅，迸散出來。又曰：號令當出乎人君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无不及。猶人身汗出乎中，而浹乎四體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渙其血，合依小象三字爲句。去字衍文。傳者因小畜血去惕出而誤也。血，坎象。逖，出，遠足象。渙，出患難，貴於及早。至上九，所傷甚矣，幸而已渙，勇往遠去，則爲免咎之象。次且猶豫，必爲凶也。

三三 兌下。節。陽止也。以卦體言。下二陽二陰。上一陽一陰。剛柔均分。有節義。以卦坎上。象言。坎水在兌澤之上。其容有限。故曰節。○二至四互震。三至五互艮。

節。亨。剛柔均分。二五又皆剛中。象為亨通。苦節不可貞。苦。坎險難象。節。美德也。然貴得中。若過於苦。則非可久之道。故不可貞。固行之。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九二一奇在初之前。戶象。戶庭又震象。一奇為戶。上偶為虛庭。豐上六闕戶。無人震體也。初之前爻為震。故曰戶庭。天地閉。陰陽通塞。有自然之象。君子進退行藏。有一定之理。所謂節也。若宜止而出。宜出而止。則非其理。

矣。戶庭之象。其前壅塞。止而不可出也。故无咎。兌澤體為止。亦有不可出之象。

九二。不出門庭。凶。三四偶及在二之前。門象。門庭。又艮象。下偶虛門也。上奇實庭也。前為互艮。故曰門庭。門庭之象。豁然无壅。其出宜也。然二雖實動體。而前艮為止。又前為坎陷。是雖有門庭疏通之象。而不能出也。故反為凶。玩辭。變者。審於初二。

剛及通望之間。以為行止進退之決。則凶者轉而吉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二居二四間。二奇又壅塞。有節象。四偶又開口。有嗟象。嗟亦兌口象。三陰不中正。居兌說之極。兼震動之體。不能節者。也不能節若而知止。則嗟若之憂將隨之矣。〔不字與則字對。節若與嗟若對。語勢似離九。〕

三。天下之理。未有蕩无防檢而无律悔也。然三又兼艮止體。則非終不節者。前之縱恣。後之收斂。故无咎。

六四。安節。亨。安。艮止象。四以柔正居艮體之中。於節道安而行之。非勉強者。故為亨。

九五甘節吉

甘兌說象(與臨同)節以兌坎為卦兌說故甘坎險故苦五陽剛中正節之善者彖傳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也故假甘象上陰柔居險極節之過者故假苦象甘者不吝不福從容中節之謂此節之最善者故吉 往有尙 又在

坎中往乃可出坎進往則有尙上之理與坎彖行有尙語意同

上六苦節貞凶

苦節見前爻節以中正為甘上則極而過矣苦者刻厲逼迫无復春容之意以節倫言則魏葛屨之福也以節介言則於陵仲子之廉也節而至此豈可恆之道哉貞固主之為凶○甘主兌說苦主坎險此經本旨說者云五變臨有坤土

作甘上坎伏離火作苦鑿說不敢從五雖无兌象然卦有此象不必泥本爻經多此例无可疑也 悔亡 上居坎終時將出險雖有悔而亡不復主節道言也

三三 巽上

兌下 中孚孚信在中也外實中虛為孚二五中實亦為孚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巽上 信之實此以卦體言也以卦象言澤上有風水體中實故能感風亦孚義○二至四互震三至五互艮

中孚豚魚吉

豚魚隆山李氏厚齋馮氏吳氏丁氏云江豚魚是也(舊訓為二字者非)兌為澤巽為風為魚(巽風說見前)江豚風澤之魚也其為物最知風風起之方則昂首迎之南北東西皆然舟人率以為風候不爽豈豈蓋物之孚者苟爽中孚說云

兩巽對合外實中虛蓋反覆倒順觀之也中孚卦體順而觀之則兌為澤巽為向風之魚倒而觀之亦兌為澤巽為向風之魚如豚魚然故取為象人之孚信苟如此魚何吉知之○或曰江豚南方水族文王繫易未必嘗見曰聖人仰觀俯察何所不知况化行江漢安知江豚不接於耳目曾謂聖人察物不及子產張鶴輩哉又按郭璞江賦云江豚海稀退之時江豚時出戲唐詩人多用之非創見玉篇江豚一名鱒舒意亦取專而孚之義與 利涉大川 巽舟出兌澤利涉之象彖傳云乘木舟虛乘木主巽象舟虛又以奇

偶而言外實中利貞二五皆剛實居虛自然舟象 中利貞固主之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虞田獵官屯三所謂即鹿无虞者。鷙為田狩主卦。中孚乃厚事離。故言虞下兌為澤。互艮為山。又應周禮山虞。澤虞象。故為虞人之吉。然又與四應。四為震極。稽類多凶。故有偶然不燕樂之事。凡偶然而至曰它。比大過

同。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荀震為鶴。古鶴鶴字通。鶴謂二。子謂三四。上爻為陽。下為陰。故二言在陰。陽畫大如母。陰畫小如子。故三四言子。卦以偶虛成。中孚。故三四言我言。

吾謂二為爾。震為公侯。三四位。稽頌有爵象。靡。子夏傳作糜。訓係。京房作副。訓分。今從京本。○二剛中而震體。有位之賢也。三四雖陰。而同震體。賢之同類也。二以中實之孚。感三四中虛之孚。氣求聲應。出於自然。如鶴鳴於此。子和於彼。孚之至也。三不特和二之鳴而已。相歡相洽。而謂二曰。我有美好之爵。願與爾共剖分而有之。爵豈可分。二亦何待分而有爵。三四中虛而孚極。不自知言之及此。如詩人與子同袍同裘之意。經因二中實三四中虛而相孚感。故著此象。○或曰。鳴和先備。主二五。今獨不然。何也。曰。稽類。陽陰相感則鳴。說見謙。豫而中孚。二五无鳴和象。一也。凡主爻言我。說見蒙。小畜諸卦。而中孚以三四中虛成卦。若止一偶爻。亦不成中孚。故三四得言若我。二也。漢上云。異體曰交。如同體曰變。如五之變。乃指同體之四。非應二之謂三也。再說蓋未究經旨爾。或又疑三四皆陰。故三有鼓罷泣歌之象。今以為同類之賢。何居曰。由三四言吾。則為陰虛。由二言之。則同震體。所謂易不可為典要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敵。匹敵。謂六四也。從荀爽說。三居初二之上。四居五上之下。偶虛體正相匹敵也。震為鼓。艮為止。有鼓罷象。泣。離目象。歌。兌口象。此爻大旨。蓋主中虛似離而言。中虛无主。火體燥烈。以六居三。又

不中正之陰。與四切近。兩偶相匹。皆內无所守者。故喜而或鼓。又忽然而罷。悲而或泣。又倏然而歌。世之无恆心者。往往如此。與離九三歌嗟。旅同人笑號。曉義互相發。皆離體。詳見各卦。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納甲兌爲上弦後望前月稽類坎兼兌爲月幾望中孚无坎月然四變曰中孚之履有離伏坎故日月幾望馬實象震三爻皆馬下二爻震木體爲兌金所克四獨上升爻變爲履則入乾瓦馬之羣非兌所能克

是止亡其匹馬而已小象所謂絕類上也。○月幾望而不成圓其象爲可惜馬匹亡而已獨免其象爲可喜世之不愜於目前之觀而竟脫於它日之禍者此象也故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本爻中實故言孚。艮爲手巽爲股又爲繩故言攣。辭與小畜五同凡巽下陰爲主入於上陽四五同體相親其交固結而不可解所謂攣如四中虛孚也五中實亦孚也以孚交孚又以五之剛中交四之柔正其攣非苟合

也故无咎或謂攣指二五非是漢上朱氏云同體合曰攣如異體合曰交如斯言是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曲禮雞曰翰音蓋雞鳴則振翰成音也巽象天上爻象以巽體居卦上故云登天翰音登天之物而登于天處非其據也世之虛名无實忝竊高位者似之與孚義正相反然忽焉登天倏焉仆地其理也。

三三 艮下

小過小者過也以卦體言外四陰而中二陽陰過於陽也陽爲小故曰三三 艮上小過四陽二陰曰大過名卦之義正相對○二至四互巽三至五互兌

小過亨利貞。

卦雖陰過而四陰外列二陽中居得體之正故其象爲亨而宜於貞固也。

可小事不可大事。

小者既過故但可小事而不可大事。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卦乃中孚之反對中孚有卵象外剛爲中柔爲渾故孚字文爲鳥瓜子之義與乳字同三三六爻盡變則爲小過有飛鳥象外柔爲翅內剛爲身如鳥自卵中而出故以飛鳥爲象三三兌口正在鳥身處又有讀音象鳥雖飛於上而音則遺於下此自然之理故下乃卦之用處不宜於上而宜下則大吉也（凡如地理家以虛處爲氣脈之聚）上下或以所居之位言或以地勢言以意逆志可耳。

初六飛鳥以凶。

卦辭通六爻爲一飛鳥此自然象初變曰小過之豐又自有離飛鳥象初雖居卦下然當陰柔過盛之時又與九四爲應四剛而居高初倚之爲聲援有不知其過者如飛鳥然不量其力志於沖舉自取顛陪故凶自作孽不可逭之意○

初應九四上應九三皆以過盛之陰又有陽剛以助其過聲生氣長。

小人之自貽伊慙者初曰飛鳥以凶上曰飛鳥離之凶其旨互相發。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此爻以大過九二象互觀之其義乃明大過二至四乃乾父體九五在其上祖也小過二不遇九五而遇六五乃妣象故曰過其祖遇其妣始祖母以下皆

曰妣周禮姜嫄亦曰先妣天過九五乾爲君今小過六五乃震體震爲公侯(既見屯)臣象也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小過乃陰過之卦若二復遇祖遇君則愈過矣遇妣遇臣過而不過之象也六居二畫柔而得中故假象如此宜爲无咎(大過)三三九二應九五爲遇

祖遇君(小過)三三六

二應六五爲遇妣遇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防隄防也兌澤象戕兌毀折象陽少陰多是三弗能過之也盛衰相形之勢不可不隄防之雖防尙或有從其後而戕之者蓋三在毀折中而下兩爻過盛之陰又從其後也故凶易崇陽之奮然理象

有不免凶觀人亦无可如可也○三弗過防之四弗過遇之上弗遇過之語勢並同合中分兩字爲句此爻核說以過防爲義者非是。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戒警戒也兌口象四所以无咎者雖弗能過極盛之陰而與之相遇謂上二爻陰陽相遇宜有相得之理然兌毀折之體乃在震體又有燥於上遇之意故往將危厲

必爲警戒也又曰勿用永貞者不可輕信苟安而以永長貞固處之此丁雷示儆之意不然

笑談之習獲甘饗之腊毒其愚可勝道哉卦止二陽爻故勝負吉凶之際聖人拳拳如此。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密雲西郊兌象說見小畜公震象說見屯有坎爲弓巽爲繩以巽繩加坎弓有弋象二陽在背坎中又有在穴象○小畜不雨一陰不能畜五陽也小過不雨二陽不能

聚四陰也然大事雖无成近利則可獲自五觀之二陽在下如禽在穴弋取之不難也項氏曰小過陰爲主故四郊爲我以陽彼此爻上而登天則不能成雨下而取物則可以有獲所謂可小事不可大事宜下不宜上是也或以六五之陰弋取二陽爲疑曰易占書也多適然象所謂不可爲典要也此爻觀我彼二字在穴指二陽甚明爻辭无弗過弗遇之語亦可見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飛鳥主爻變而言上變曰小過之旅有離飛鳥象上六之陰不復與陽遇惟有過之而已極盛必衰理也陰柔小人不知盈溢之戒又有九三陽剛之應以助其過如飛鳥然

愈飛愈高自取顛仆故離之興詩鴻則離之義同謂適麗於禍也程子云災天災自外來皆已過由內作上六之凶雖天命之所遭亦人事之自取也世之小人觀此可以懼矣

三三 離下

既濟事已成也以卦象言離火居下而上炎坎水居上而下坎上潤水火交而成功故曰既濟○二至四互坎三至五互離

既濟亨小利貞

自初至上皆剛柔得位故亨三剛皆在柔下故宜於貞固也

初吉終亂

初而觀之下離上炎上坎下潤有交濟之象故曰初吉終而觀之互坎仍在下互離仍在上其象交錯故曰終亂亂者交錯雜亂吉凶相半之象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坎爲輪爲曳爲狐坎水爲濡初爻爲尾又本陽剛離體而互坎之險迫於其前剛而離明則遲緩登之宜非急於濟者故曰曳輪然不免於坎險故曰濡尾曳輪則有舒遲之意濡尾又薄有憂虞之象體剛而

明是以終爲无咎

六二 婦喪其茀 勿逐 七日得

婦離象。婦人車蔽。詩云：翟茀以朝。翟茀朱韞。周禮：王后五路，有重翟厭翟。鄭氏釋為車蔽是也。兼坎巽離女象。下卦本離體。離外二陽。婦車之有茀也。三互而為坎。坎之外偶虛。是喪茀也。三七日得。

蓋以反對言之。自既濟二至未濟二。恰七爻。下坎又互為離。六二為九二。而弗復還矣。故云七日得。與復震七日義通。互見各卦。

九三 高宗伐鬼方 三年克之 小人勿用

鬼坎隱伏象。睽上九同。鬼方北坎方也。疑卽詩：書獯鬻。獯鬻之屬。伐離兵象。意殷高宗嘗有北伐之事。故假為象。帝乙箕子同。三年克者。遲遲而後有功之象。○中國

之有鬼方。此天地陰陽對待之理。易所不能无之象也。聖人作易將終。故於二卦洊及之。伐者。以離兵伐坎方之謂。然六爻坎離交互。有勝負未遽決之勢。其難至於三年而後克。凡三皆主三爻。近則曰三日。甚久則曰三年。歷時既久。而天理乃定也。小人勿用。謂小人不之。南離无鬼象。北坎无伐象。又此卦下離。故伐言於三。後卦上離。故伐言於四。其象明甚。以事理求之。帝王征苗。撻荆楚。伐徐方。皆南征也。戰蚩尤。伐獯鬻。皆北伐也。事雖迭見。然自秦漢以來。為中國患者。每在北。聖人前民用。知來物。微意疑在此。高宗北伐之事。不見別經。學者因詩撻荆楚之語。傳會南方鬼國。非也。按杜佑通典。北狄門亦有鬼國。皆不足牽引。當以象義為斷云。

六四 繻有衣袽 終日戒

繻。王弼。程子皆云當作濡。坎水象。袽與絮帛同。說文作敝絮。黃庭經云。臭如絮。蓋敝衣寒漏孔者。但王弼以為塞舟則非。是既濟合坎離為卦。坎為輿輪。故初云曳輪。二云喪茀。卦有車涉象。无舟象也。離文明。稽類為

服飾象。四變曰既濟之革。有兌毀折象。毀折之衣。故言袽。終日。離象。戒。坎加憂象。亦偶爻開口象。○濟水而濡其車。有可憂之勢。幸有衣袽可以望漏。故不免終日形於告戒。亦慎畏之義。濡則鄰於凶。戒則鄰於吉。乃未定之象。

九五 東鄰殺牛 不如西鄰之禴祭 實受其福

東西鄰暗指離。坎離正南卦。乃東之鄰。坎正北卦。乃西之鄰。微其辭以象二卦。非如東家西家之謂也。離為牛。故言殺牛。坎鬼神卦。主祭祀。故言禴祭。論義見

萃升二漢書注及集韻皆云。春菜可論。故名論。坎水亦論象。福象未詳。○祭祀之道。誠敬爲主。而禮文不與焉。殺牛。禮之盛也。而誠敬或不足。論祭禮之薄也。而誠敬或有餘。故反不如薄祭之受福。世固有寡弱而獲慶。亦有豐盛而懼殃。顧德何如爾。不獨祭祀然也。升萃論義同。損二筮。享亦此意。

上六濡其首厲。濡坎水象。首上爻象。亦坎狐象。坎險之極。而以陰柔處之。如狐之涉水。併濡其首。危道也。既濟之終。反有不濟之義。

三三 坎下。未濟事之未成也。以卦象言。坎水就下。離火上炎。二體離上。不交。未能成功。故曰未濟。○二至四互離。三至五互坎。

未濟亨。凡未濟則終濟。又六爻雖不當位。而剛上柔下。各相正應。故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狐。荀說卦坎象。下坎之內。又有互坎。所謂小狐。卦有川水象。上爻乃爲登岸。互坎之狐。至五爻而止。未能上出。三其尾也。乃陷

下坎水中。此幾濟濡尾之象。汔。幾也。先儒云。狐首輕尾重。濟則是負其尾。尾重而濡。則不濟矣。故无攸利。彖傳。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釋象義其明。○雖有既未濟之分。諸爻通取濟水爲義。實无既未濟之別。故初濡尾。上濡首。與曳輪伐鬼方之象並同。二卦並取坎離象故也。

初六濡其尾吝。初爻濡尾。與彖義異。乃指下坎而言。坎爲狐。初爲尾。水中爲濡也。狐首輕尾重。濡尾則有憂虞之象。故吝。陰柔之才。處坎險之下。其象如此。

九二曳其輪貞吉。曳輪坎象。見說卦。當未濟之時。居坎險之中。急於求濟。人之通病。然倉皇急遽。乃取敗之道。而舒遲不迫。常有濟險之功。二陽剛得中。兼離明體。遲緩急之宜者。故有徐曳其輪之象。而貞固主之爲吉。○按曳輪濡尾。並前卦初爻象。

而此析爲二蓋前卦下離初乃陽明進退從容但微有憂虞爾故并二象言之此卦下坎初乃陰柔故但濡尾此卦之二即前卦之初也二居中又非初爻比故但有輿輪之從容不復濡尾之憂虞而曰吝曰无咎曰吉三爻亦異知象之所以同又知象之所以異斯可與言矣。易

六三 未濟 征凶 利涉大川。涉大川坎象三柔不中正居坎水離火之交。故征進則凶下坎雖終互坎繼之故利涉。

九四 貞吉 悔亡。四爲坎水離火之交不能无悔然本體文明故貞固主之爲吉雖有悔而亦亡也。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伐鬼方三年象見前卦大國指六五二卦反對未濟四既濟三皆離

體然辭小異者既濟三居離上交乃用兵之主故以高宗爲象前爲坎體故言克之謂克坎也未濟四居離下爻乃臣之奉辭而伐者故不言高宗前爲離六五故言有賞于大國謂受賞于五也一云本爻變曰未濟之象有五坤土故稱大國又互震故言震。

六五 貞吉 无悔。五柔中文明乃離主爻。君子之光 有孚 吉。光離日兼坎水象坎離交錯曰水相瀉射其光可知（互見需象）離明无悔可言又非四比也。得中之君子盛德之光煥然著見孟子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記所謂誠

中形外者故曰有孚其吉又可知也或云君子之光有孚乃上文所以貞吉无悔之理也下吉字疑濇文。

上九 有孚于飲酒 无咎 濡其首 有孚 失是。飲酒坎象本虞翻李鼎祚朱子說（詳見需）濡首象同前卦易窮則變未濟之終有濟之理爻又以陽剛離明處之下坎互坎之險又至此而盡故曰有孚于飲酒謂信

可從容安樂以處之然離火上炎有躁動之憂或躁於求濟如獸自濡其首則信乎失理之是矣世之處大事濟大難者未有不成於安詳敗於倉卒也爻體剛質離體中虛兼二孚故再言之○西谿李氏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恆終既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

道。不過於陰陽。陰陽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周易集傳卷七

朱子曰。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釋經之辭。後凡言傳。做此愚按。彖傳之義。廣大精微。初讀若汗漫。朱子以卦德。卦象。卦體。卦變八字釋之。包括無遺。今以朱說為主。義有闕者。則以程傳輔焉。○一二愚說附見。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朱子曰。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明之。此一節首釋元義。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程

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朱子曰。此釋乾之亨。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朱子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

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大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物。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程子曰。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朱子曰。性命是合下分付底。保合是有個皮殼包裹。在真如人之有體。果實之有皮核。保合以全之。則真性常存。生生不窮。○愚按。以上言天道之乾。此簡十五字。舊錯置御天之下。今正之。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朱子曰。始即元。終即貞。此言聖

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愚謂御有主宰制御之意。猶言以理御氣耳。○愚按。以下言聖人之乾。此簡十五字。舊錯置乾道變化之上。今正之。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朱子曰。聖人在上高出於

咸寧。猶物之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也。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朱子曰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至極也比大義差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

品物咸亨

朱子曰言亨也德合元體謂配乾也子曰含包含宏寬裕光昭明大厚厚有此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物咸得其亨遂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曰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爲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德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德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

喪朋乃終有慶

朱子曰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滅乾之半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朱子曰安而且貞地之德也程子曰象有三无疆不同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

朱子曰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雖生謂坎又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爲也險坎之地也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名爲屯震下坎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

在險則宜守正又曰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朱子曰以二體之象釋卦辭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猶言天運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冥晦塞乎

兩閒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又曰孔子又別發出一道理○愚按卦爻辭主占凡言貞宜訓固說見乾象天子傳辭主教戒故事以正訓貞今並從本旨釋之此下貞並訓正不重出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朱子曰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程子曰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爲昏蒙之義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志應也。

朱子曰此以下以卦體釋卦辭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時之中謂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其志自相應也程子曰非二求於五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待人君致敬盡禮

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朱子曰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

養正聖功也。

朱子曰釋利貞之義程子曰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捍格而離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朱子曰以卦德釋卦名義程子曰險在前未可遽進故須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須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不至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

須待而動處之至善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朱子曰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但天位指五大川是坎利涉是乾往有功是乾

有功也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朱子曰以卦德釋卦名義程子曰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有健是以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

可成也利見大人尙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朱子曰以卦變卦體卦象釋卦辭又曰四陽二陰自巽變九來居二日剛來而得中○愚按此卦變也終凶指上九大人指九五此

卦體也入于淵謂上健行而下險陷此卦象也

師衆也。真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朱子曰。此以卦體釋師貞。○以用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

從之。吉又何咎矣。朱子曰。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此卦體也。險謂坎。順謂坤。卦德也。剛中而應。則得爲將之道。行險而順。則合行師之理。師衆之興。不免毒害天下之民。而民心悅從之。故吉且无咎。

比。吉也。朱子曰。此也字義。比。輔也。下順從也。朱子曰。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

也。後夫凶。其道窮也。朱子曰。亦以卦體釋卦辭。剛中謂五。上下謂五陰。程子曰。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朱子曰。以卦德卦體而言。程子曰。內健外巽。健而能巽也。

二五居中。陽性上行。剛中志行也。以成卦之義。言則爲陰畜陽。以卦才言。則畜雖小而能亨也。密雲不雨。尙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朱子曰。尙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又曰。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不往。

故不能雨。凡雨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爲雨。如飯甕蓋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它不得。故曰尙往也。程子曰。小畜之不能成大。猶四郊之雲不能成雨也。

履。柔履剛也。朱子曰。以二體釋卦名義。又曰。上乾下兌。以陰臨陽。是隨後躡之。如踏脚跡相似。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朱子曰。以卦德釋卦辭。程子曰。兌以說順應乾。剛下順乎上。陰

承乎陽。所應如此。至順至當。故不見傷害。其亨可知。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朱子曰。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又以乾坤交釋泰義。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

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又以乾內坤外釋泰義。陰陽交通者。此天地之泰。若天地不交。則否塞而物不通。上下不交。則否塞而志不同。此一義也。陰陽內外。分別截然者。此世道之泰。若陰當外而內。

剛小人道長。陽當內而外。則君子道消。亦非所以爲泰。此又一義也。渾然交通。截然內外。斯其爲泰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此以乾上坤下釋否義。无邦。謂无復邦國之道。將至危亡。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此以坤內乾外釋否義。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二。乾謂九五。

同人曰。君子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此以字義文。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此

卦象釋卦辭。乾爲郊野。故曰于野。乾健出次陰。故曰涉川。所謂乾行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朱子曰。以卦體卦體釋卦辭。文明以健。

卦德也。中正而應。卦體也。程子曰。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而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又曰。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一同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程子曰居尊執柔衆之所歸而又虛中文明有大中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爲大有。

其德剛

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辭程子曰六五之君應於乾之九二二乾之主是應乎乾也朱子曰有可行之時以時而行也。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

程子曰濟當爲際。

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

道惡盈而好謙。

程子曰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以其氣下交此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地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交於天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覆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謂造化之

跡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祿之凡損過益不足皆是人情又疾惡於盈滿而好與於謙巽也謙者人之至德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朱子曰人能謙則居尊者其德

愈光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此君子所以有終也○愚按此推廣謙道釋卦辭亨有終之義。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朱子曰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程子曰剛應謂四爲羣陰所應志行謂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震動坤順動而順理所以豫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

侯行師乎。

朱子曰以卦德釋卦辭程子曰天地之道萬物之理惟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

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朱子曰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朱子曰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隨三陰卦自否變上九之剛。來爲初九而下於二三之柔。故成震兌。此動彼說隨之義也。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朱子曰

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隨也。隨時之義大矣哉。朱子曰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朱子曰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義。蓋如此則積弊而至於蠱矣。程子曰乾之初九上而爲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爲初六由剛上柔下變而爲艮巽艮止也巽順也。朱子曰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爻。

下卑巽而不能救所以蠱壞。又曰下而人又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場了。蠱元亨而天下治也。朱子曰釋卦辭治蠱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愚謂剛上柔下而成蠱如朱子所云是也。然剛居上柔居下亦剛柔之正理所以元亨所謂不可爲典要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程子曰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朱子曰亂之終治之始天運然也。

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朱子曰浸長以卦體釋卦名說順剛中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亨貞字。亨貞天道。解亨字。○愚按浸漸也。二陽下長而漸進卦體也。兌說坤順卦德也。九二剛中與六五應又卦體也。如此故大亨而合於正。此天道之自然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臨反對爲觀。乃八月

故曰消不久也。程子曰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滿極而圖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治安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朱子曰。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程子曰。五居尊位。以陽剛中正之德。為下所觀。故曰大觀。在上。下坤上巽。是能順而巽也。又五居中得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下也。

觀盥

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朱子曰。釋卦辭。又曰。聖人至德出治。更不待用力。天下自然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謂積誠信之至。但是盥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自顒若。又曰。祭无不薦。享者。但假託來說。

觀天

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朱子曰。極言觀之道也。程子曰。天道至神。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

下人人涵泳其德。而下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天下服矣。

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

程子曰。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強梗。礙於其間。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由有閒也。无閒則合矣。閒隔者。天下之大害也。去其閒隔而合之。則无不

和且治。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

朱子曰。以亨屬下文。今從程傳。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朱子曰。以卦體卦德卦象。

釋卦辭。程子曰。剛爻與柔爻相間。分而不雜。為明辨之象。下震上離。動而明也。雷震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明辨察獄之本。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无敢不畏。然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不當位。謂以柔居五。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禁。過柔則失於寬縱。

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

賁。亨。

朱子曰。亨。字疑衍。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朱子曰。以卦變釋卦辭。說見本卦。

天文也。

朱子曰。先儒說此句上當有剛柔爻錯四字。剛柔之

交。自然之象也。故曰天文。文明以止。人文也。朱子曰。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程子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土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朱子曰。極言質道之八也。程子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人文謂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

用質之道也。

剝。剝也。柔變剛也。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程子曰。夏至一陰生而漸長。陰長則陽消。至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陽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

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朱子曰。以卦體卦德釋卦辭。程子曰。小人之道長盛而剝消於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卦有順止象。乃虛剝之道。當觀而體之。天理有消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

以事天也。

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朱子曰。剛反當作一句。此二字解復亨。動而以順行。以卦德言。解出入无疾以下。程子曰。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則漸長

盛而亨通矣。下動上順。是動而以順行。是以无疾而无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程子曰。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道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又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

只於鼻息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六陰讒。陽已復生。物極必返。理須如此。又曰。凡物之散。其氣迷盡。无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爐。雖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乎。天地焉用此

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朱子曰。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見其絕於彼。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又曰。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爲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而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至天爲四月。陽氣纔生足。便消下。而陰氣便生。只這一氣。利有攸往。剛長也。朱子曰。以卦體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程子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既生則漸長矣。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

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又曰。復見天地之心。一言蔽之。天地以生物爲心。○朱子曰。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繫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邵子贊亦曰。冬至子之午。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犧。至哉言也。學者宜靈心。○愚按。程子之旨。重在動初。邵子之旨。重在動靜之間。正似小異。學者不可不察也。○朱子之有復卦贊。略曰。陰陽開一靜一動。於種无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盡之餘。斯圖之始。生意藹然。此其全美。其在子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无垠。有茁其萌。有惻有應。予以充之。四海其準云云。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朱子曰。剛自外來。說卦變(義見本卦)動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體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

獲大亨而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此釋卦辭。朱子曰。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蓋逆天

之命。而天不祐之。故不可以有行也。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朱子曰。以卦德釋卦名義。程子曰。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其德日新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

也。朱子曰：以卦變卦體釋卦辭。○大壯之四升爲上九剛上也。上九陽剛之賢，加乎四五之上，尚賢也。遂成乾，艮二體以艮之止，善乾之健，能止健也。非大正之道，能若此哉。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

天也。朱子曰：養賢亦取尚賢之象，應天以卦體下乾而言。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朱子曰：釋卦辭。○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自養，說見卦下。天地養萬物，聖人

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朱子曰：極言養道而贊之。程子曰：天地養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位，食天祿，俸施澤於天下，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不生，聖人裁成天地

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禽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

大過，大者過也。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謂陽過也。

棟橈，本末弱也。

朱子曰：復以卦體釋卦辭。本謂初，末謂上，弱謂陰柔。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朱子曰

曰：又以卦體卦德釋卦辭。程子曰：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失中道也。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習坎，重險也。

朱子曰：釋卦名義。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朱子曰：以卦象釋有孚之義。程子曰：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也。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

也。坎中實，水就下，皆孚信義。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程子曰：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

行有尚，往有功也。

程子曰：若止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坎以能

行爲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朱子曰。極言之而贊其大也。程子曰。高不可升。天之險。山川邱

陵。地之險。王公觀象。知險之不可陞也。故設爲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隕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朱子曰。釋卦名義。程子曰。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也。上

下皆離重明也。二五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朱子曰。以卦體釋卦辭。程子曰。二

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朱子又曰。六二柔麗乎中而得正。五雖中而不正。特借中字包正耳。

周易集傳卷八

咸感也。

朱子曰釋卦名義。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朱子曰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程子曰柔爻

上而剛爻下。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愚按此自否變也。依朱子釋例合云卦變。朱偶未及耳。互見卦下。○朱子又曰。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

占亨而利貞。取女則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朱子曰極言感通之

理。

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

朱子曰以卦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程子曰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四下居於初二。爻易處則成震巽。愚謂此自泰變也。依朱子釋例。

合云卦變。朱偶未及耳。互見卦下。○剛居上而柔居下。常道也。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常也。下巽順上震動。以巽而動。常也。一卦剛柔之爻皆相應。剛柔相應。常也。此四者恆之道。所以為恆。

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

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朱子曰恆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為久於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程子

曰。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恆者。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川堅厚。未有不變者。故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朱子曰。恆非一定之謂。故晝必夜。夜復晝。寒必暑。暑復寒。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饋。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常也。又曰。體之常。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所以為體之常。○以上釋卦辭。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朱子曰。極言恆久之道。程子曰。觀其所恆。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

久之理。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朱子曰。以九五一爻釋亨義。為其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朱子

曰。以下二陰釋小利貞。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其貞正。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朱子曰。釋卦名義。以卦體言。剛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剛乾剛震動。所以壯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

見矣。朱子曰。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所以大者。以其正也。天地之情。不過於正大。

晉。進也。

朱子曰。釋卦名義。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朱子曰。以卦象卦德卦變釋卦

辭。程子曰：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屬於離，以順隨於大明。此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又其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也。（此句用朱子）是爲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也。是以享龜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閒，三接見於天子也。

明入地中，明夷。

朱子曰：以卦象釋卦名。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朱子曰：以卦德釋卦義。程子曰：內卦離，文明之象，外卦坤，柔順之象，當紂昏暗，乃明夷之時。文王內有文

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內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此文王所用之道，故曰文王以之。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朱子曰：以六五爻之義釋卦辭。程

子曰：明夷之時，利於處艱，而不失其真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時，內切近其難，然能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朱子曰：箕子比干是一樣心，見比干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就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卻易，比干諫死，又一向索性。箕子在牛上落下，最難處，被其監繫，不免伴狂，外雖狂，心則定也。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朱子曰：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程子曰：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地，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

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此推極家人之義。程

子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元尊嚴則孝敬衰，元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朱子曰：嚴君者，所尊嚴之君長。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朱子曰：以卦象釋卦名義。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

小事吉。

朱子曰：以卦德卦變卦體爲三入于坤體中，故利西南坤方，其義相出入。今解彖傳曰：往得衆，謂初九往而得坤衆，其旨甚明。彖彖傳云：往得中，未詳其旨。光煦案：卦體下原本有脫節。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朱子曰：以卦德釋卦名義。程子曰：坎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動而出於險外，是免乎險難也，故爲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

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朱子曰：以卦變釋卦辭。坤爲衆，得衆謂九四入坤體，愚謂得中謂九二不往而居下卦之中，往有功即謂四往而成得衆之功，皆主卦變而言也。詳見本卦象下。

天地

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朱子曰：極言而贊其大也。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爲雷雨，只管閉結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而使百果

草木皆遂其生意故。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

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朱子曰：此釋卦辭。程子曰：卦辭簡直，謂當損去浮飾，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爲文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

主恩必有嚴順之理，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在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无別，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闕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非也。剛爲過，柔爲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或損或益，或盈或虛，唯隨時而已。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下上去聲。下如字。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程子曰。損於上而益下。則民說之无窮。極也。自上而降。已以下。其道大光顯也。陽下居初。陰上居四。爲

自上下下之義。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朱子曰。以卦體卦象釋卦辭。程子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濟艱險。乃益道大行。

之時也。益誤作木。朱子曰。不須改木字爲益。鴻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見得只是木字。○愚按。巽舟出中虛之險。說見卦辭下。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朱子曰。動巽二卦之德。程子曰。下動上巽。動而巽也。巽順則其益日進。无有疆。

限。動而不順於理。豈能成大益也。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朱子曰。極言贊益之大。程子曰。天道資始。地道生物。化育萬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謂无方所矣。聖人利益天下之道。應時

順理。與天地合。興時偕行也。

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朱子曰。釋卦名義而贊其德。程子曰。下健而上。說是健而能說。兌說爲利。決而能和。決之善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

其危乃光也。

朱子曰。此下釋卦辭。柔乘五剛。以卦體言。程子曰。柔雖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爲乘險之象。非理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其罪於大庭。使衆知善惡。又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无虞而光大也。

告白。

邑不利。卽戎所尙。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程子曰。卽戎則所尙乃至窮極。夫之時所尙。謂剛武也。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尙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者矣。乃剛長

之終也。朱子曰。剛長乃終。謂一變卽爲純乾也。又曰。今人以爲陽不能无陰。君子不能无小人。故不可盡去剛。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邪。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爾。

姤遇也。柔遇剛也。

朱子曰：釋卦名。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爲遇。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朱子曰：釋卦辭。一陰遇五陽，女德不貞，而壯之其取，以自配，必害乎陽。程子曰：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

可與之長久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朱子曰：以卦體言。程子曰：陰陽不相交，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品物咸章明也。愚謂羣剛皆遇九五之中正，故

其道大行於天下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朱子曰：以卦德卦體釋卦名義。程子曰：上說而下順爲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於上，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

王假有

廟致孝享也。

朱子曰：以下釋卦辭。程子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草滿於宗廟，朱子曰：廟所以聚

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則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程子曰：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養衆以正也。得正則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

天命也。

程子曰：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衆力贖，可以有爲，利有攸往，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朱子曰：以卦變卦體釋卦辭。變義見本卦下。程子曰：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時當升也。下巽上順，以巽順之道升也。二以剛中之道應

五五以中順之德，應二是以大亨也。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以下釋卦辭。程子曰：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己之福慶，而福慶及物

也。南征吉志行也。程子曰：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

困剛揜也。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所以爲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朱子曰：此下以卦體卦體釋卦辭。程子曰：下險

而上說爲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愚謂所字合爲句，亨字爲句，所如良止其所之所，雖在困中，不愧不怍，泰然不失其常處，此之謂亨，能此者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貞固則吉者，處困之

道，大人則吉者，出困之才，此指二五而言。二五皆以剛居中，故能如此。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程子曰：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乃所以致窮也。以說處困，故有尚口之戒。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朱子曰：以卦象釋卦名義。程子曰：巽木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物，取而不竭，德有常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以卦變

說見卦下，坤體盡變，改邑也。九五剛中之體，不變而成坎，不改井也。剛中，指九五而言。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朱子曰：以卦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兩句，意與不改井

同，故不復出。程子曰：雖幾至，未爲用，亦與未繙井同。水出乃爲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爲用矣。是以凶。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朱子曰：以卦象釋卦名義。○說見卦下。已日乃孚，革而信之。程子曰：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爲之

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已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爲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未之有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朱子曰：以卦德

釋卦辭。程子曰：離為文明，兌為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繁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天地革

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朱子曰：極言而贊其大。程子曰：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也。終始也。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成四時，於是生長成就，各得其

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上應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亨音烹。朱子曰：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程子曰：卦之為鼎，取鼎象也。鼎，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

亨以養聖賢。朱子曰：因極其大而言之。享，帝貴誠，用饋而已。養賢則饗，饗牢醴，當極其盛，故曰大亨。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朱子曰：以卦象卦變卦體釋卦辭。程子曰：下體巽為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為耳目聰明之象。五居中又以柔而應剛，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愚按：柔上行主卦變，見卦辭下。

震，亨。朱子曰：震有亨道，不待言也。以下釋卦辭。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程子曰：震來而能恐懼，自修自慎，則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啞啞，言自若也。由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有則

則安而不懼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程子曰：雷之震及於百里，遠者驚，邇者懼，言其

至威懼不能使之自失。柔傳以長子宜如是，因承上文解之，謂其誠敬能不喪七嚮，則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長子如是，後可守世祀承國家也。朱子曰：或謂出即嚮字之誤。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朱子曰。此釋卦名。艮之義。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艮體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又曰。行固非止。

然得而不失其理。乃止也。○問艮象何以爲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昏昧。中有定止。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朱子曰。此釋卦辭。易背爲止。以明背即止也。背者止之所也。以卦體言。內外之卦。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也。不相與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而无咎矣。晁氏云。艮其止。當依卦辭作背。

項氏云。古文背字爲北。有訛爲止字之理。○程。朱釋經文。艮其背。至无咎。今附于此。程子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朱子曰。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艮其背一句。是臚。故彖傳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四句。只略對。○艮其背。運。只見得道理合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著一些私意不得。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艮其背。不獲其身。是只見箇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箇道理。不見人也。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爲利爲害。不見其人。又似不曾見人一般。不見有我。不見有物。只見所當止也。○有問程傳。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一段。曰。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四者用力。伊川謂艮其背爲止於所不見。恐未然。○愚按。經文主象而言。釋已見本卦。孔子傳主理而言。程。朱說得之。而朱義較程尤精。蓋夫子云。艮其止。止其所也。則背即訓止。程子云。止於所不見。是見時又未必能止矣。朱子於止其所處。見得即是大學知止章意思。故釋彖全用此意。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

朱子曰。以卦變卦體釋利貞之意。愚謂傳文首舉女歸吉之語而解之。所

以吉者。九五進而得位也。漸三陽卦自泰變。陽皆上升。惟九居五。為得位。是五之上。往為有功也。五巽女體。其進以正。不特可正家。且可以正邦也。夫子恐人未悟得位之旨。故復申言之曰。其所謂位。五之陽剛得中是也。剛而得中。其漸進以正可知已。止而巽。

動不窮也。朱子曰。又以卦德言漸進之義。程子曰。內艮止。外巽順。止為安靜之象。巽為和順之義。人之進也。若以欲心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內止靜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困窮也。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朱子曰。釋卦名義。程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男

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是人之終始也。朱子曰。歸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朱子曰。說

動以卦德言。不當位乘剛。以卦體釋卦辭。程子曰。說而動者。少女之事。故以說而動。所歸者妹也。所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也。所處不正。何動不凶。不唯位不當。上三五皆有乘剛之過。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常理。如恆是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徇情肆

欲。唯說是動。則夫結濼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詭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又无所往而利也。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朱子曰。以卦德釋卦名義。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朱子曰。釋卦辭。王者至此極大時節。所向者皆大事。又曰。日中則自然照天下。是貼

底閑句。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朱子曰。發明卦辭外意。言不可過中也。程子曰。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離常。以

爲誠也。日中盛極，則有昃吹。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虛，尙與時消息。况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跡，於萬物盛衰，可見其消息也。於豐盛之時，而爲此誠，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易也哉。朱子曰：盛德極常，須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僂仆傾壞。這處去危亡，只一閒耳。又曰：天地舉全體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跡，似有人所爲者，物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不能違，驟雨不終朝，自不能久而况其小者乎。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朱子曰：以卦體卦德釋卦辭。程子曰：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於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中謂得在外之

中。中非揆，旅有旅之中爾。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於明也。止麗於明，又不失時宜，然後得處旅之道。然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故不能致大亨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重巽以申命。

朱子曰：釋卦義。又曰：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動。諸令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程子曰：重爲重復之義。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丁寧之謂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

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辭。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謂初四。程子曰：陽剛居巽而得中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順於剛，其才如是，雖內柔可以小亨也。

兌說也。

朱子曰：釋卦名義。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辭。程子曰：陽居剛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說而能貞也。說而能

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千百姓之譽，苟說之道術，違道不順天，千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也。

說以先民，民忘其死。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說之大，民勸矣哉。

先難並音去聲。

○程子曰：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无斃，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犯難，則民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勤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之

道人心說服為本。故聖人贊其大。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朱子曰。以卦變釋卦辭。程子曰。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二居四也。則陽剛之來。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陰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巽順於五。乃上同也。故乎。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朱子曰。在中是指廟。中言宜在廟祭祀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以卦象釋卦辭。程子曰。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渙。涉則有濟渙之功也。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辭。程子曰。剛柔分。處剛得中而不過。所以為節。故能亨也。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朱子曰。又以理言。程子曰。節至於極。而苦則不可堅固。常守其道。乃窮極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朱子曰。又以卦德卦體言之。愚謂以兌說行坎險。故不至苦節。此卦德也。九居五為當位。而主節得節之中正者也。故其道可以通行。而不至苦。此卦體也。程子曰。中正則通。過則

苦矣。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朱子曰。極言節道。程子曰。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无窮。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而至於

傷財害民矣。

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朱子曰。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程子曰。二柔在內中虛。為孚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亦孚之象。卦所以為中孚。上至誠以順巽於下。下有孚以

說從其上。其孚如是。乃化於邦國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朱子曰。以卦象言。愚按舊說。孚信之感。及於豚魚。以象觀之。當云及乎豚魚之信。及猶及肩及人之及。謂如豚

魚之信也。乘木巽象。舟虛以奇偶言。外實中虛有舟虛象。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朱子曰。信而正。則應乎天矣。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其辭。愚按。小者過而亨。乃是釋卦辭。小過亨三字。首句小過。下疑脫亨字。程子曰。小事有時。而當過。事固有待。過而後亨者。小過所以能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

也。程子曰。時當過而過。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朱子曰。柔得中以二五言。剛失位以三四言。愚按。得中二

五居卦中也。失位。三不得中。四不得止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朱子曰。以卦體言。愚謂外柔內剛。為飛鳥。雖卦體亦卦象

也。上逆下順。又夫子意。謂二陰在下順也。二陰在上則逆矣。

既濟。亨。小者亨也。

朱子曰。上亨字。下疑脫小字。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以下釋卦辭。朱子曰。以卦體言。程子曰。剛柔正當其位者。其常也。利貞。利於如是之貞也。

初吉。柔得中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程子曰。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濟之終。不進而止矣。九五之才。非不善。時極道窮。理必變也。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變是也。而有終而无亂。

未濟。亨。柔得中也。

朱子曰。指六五言。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此以卦體釋卦辭。三四五互坎。為小狐。其體上至五爻而止。是未出水中也。互坎下

爻。乃在下坎水中。是其身已濟。其尾乃濡。不能接續其終也。詳見卦辭下。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程子曰。卦諸爻皆不得位。故為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謂三陽皆失位也。愚謂六爻雖失位。然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皆剛柔相應。故卦辭

也。言亨

元廬陵龍氏仁夫著易集傳十八卷。元史稱其能發前儒所未發。今塵存上下經六卷。彖上下傳二卷。餘俱闕失。四庫本同。卷末有男陽壽校彙。是曾刻於元時。康熙閒。徐健菴司寇爲納蘭氏刻通志堂經解。嘗欲付彫。以非全書而止。是編爲李秋錦徵士得之於華陰王山史。朱竹垞檢討亦從借鈔。其所釋卦爻。取象巧而說理賅。獨抒所見。具有精意。第所采程朱之說。人多誦習。兼每爻過泥占詞。李敬堂明府略加消節。更爲絜滯不支。李薌泚明經以此本見貽。雖卷帙殘闕。無從補全。亦學易者之所宜參究爾。道光丁酉春仲。海昌蔣光煦跋。

元龍氏仁夫易傳二冊。得之華陰王山史。朱子錫鬯從余借鈔。傳中釋卦義殊有獨見。不隨人步趨。釋象或失之巧。然亦多精鑿可采處。宜錫鬯歎爲元人說經之最。以視胡炳文之通釋。吳澄之纂言。不可同年語矣。秋錦良年手識。

按吉安府志稱仁夫集傳十八卷。今所存止此。非全書也。又稱其以雜卦爲古筮書。春秋傳所引屯固比入坤安震殺。皆以一字斷卦義。此類是也。孔子存之以爲經羽翼。初非創作。其言先儒所未發。元史亦亟稱之。惜軼去大半。深爲惋悵。憶癸未試南宮。座主大司寇秦公首策發問。及龍氏傳。集風簷寸管。崖略疏答。謁見時。公大加賞歎。且曰。資州集解。刊之毛氏。君嗣縷及之。已爲難矣。若龍氏書。愚亦僅見。若何由讀是書邪。必有著述。當以相貺耳。余唯唯而退。私擬他日得從公借讀易解諸種。且或覩龍氏完書也。南歸甫一載。而吾師遽棄世矣。慨知己之飄零。念經學之荒落。因檢龍傳而志其所感云。乙酉閏二月杪。集再拔。



見 意 易 玩

著 恕 王

玩易意見

本館據惜陰軒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玩易意見序

玩易意見者。老夫玩易軒中所得之意見也。弘治壬戌春。老夫偶得寒疾。少愈。就於臥內。牖閒觀書。不甚明白。乃於屋前構一小軒。軒成。移於其中。取易玩之。雖細字亦無不見。遂以玩易名其軒。作記以識之。夫易本四聖之書。義理深奧。未易通曉。自漢魏以來。諸儒訓釋不一。至宋伊川程先生既爲之傳。晦庵朱先生又爲之本義。自是以來。至於今。以二先生傳義爲準的。師儒之講學。科目之取士。皆不外此。而他求。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辭。二先生固已講貫訓釋明白。老夫依文尋義。閒有不愜於心者。乃敢以己意言之。言之非敢自以爲是。願與四方學者商榷之。或有可取。不爲無補。苟或不然。必因此以發高明真知灼見之至論。於久蘊深藏之餘。使四聖之道。煥然大明於世。以淑諸人。亦老夫之志願也。毋徒諉曰。二先生傳義已明白。何必多言。

正德元年丙寅春正月望日。奉勅存問宿望舊臣九十有一石渠老人三原王恕序。

玩易意見卷上

明 三原王 恕著

上經

乾卦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本義謂彖卽文王所繫之辭。卦下元亨利貞是也。意見以爲此彖曰者。是彖傳。乃孔子釋彖之辭。非彖之本文也。餘卦放此。

乾六爻文言。皆是孔子自設爲問答之辭。不應稱子曰。意見以爲子字乃後人之所加。非孔子自述也。

坤彖曰。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傳謂柔順利貞。乃坤之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本義謂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意見以爲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當作一節解。是釋利牝馬之貞之義也。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當作一節解。是釋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之義也。不知傳義如何。如此分截。如此解。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意見以爲東北陽方。以陰往陽方。雖喪其陰之朋。然以陰從陽。則能成生育之功。乃終有慶也。本義爲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不知如何反之西南也。不可曉。

初六象曰。履霜。堅冰至。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魏志云。初六履霜。陰始凝也。爲是。其曰履霜。堅冰。至陰始凝也。乃傳寫之誤耳。經中似此差誤者多。傳義依文解之。多不通暢。

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本義謂正謂本體。敬則本體之守也。意見以爲直其正也。疑是直其敬也之誤。正謂本體。敬則本體之守也之說。不無牽強。直方大上疑脫易曰二字。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傳謂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唯奉事以守其終耳。本義謂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意見以爲或出而從上之事。始則內含才美而不露。以爲不能成功。而後能終其事者。實本乎才美之在內也。故象申之曰知光大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意見以爲屯難之時。豈有元亨之理。既元亨。如何又勿用有攸往。而元亨二字。決是衍文。蓋傳寫之誤耳。彖又曰。動乎險中。大亨貞。且動乎險中。焉得大亨貞。而大亨貞亦疑是利貞之誤耳。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意見以爲六四與初九爲正應。初九陽也。六四陰也。乘馬班如求婚媾。是初九求六四爲婚媾也。往吉无不利。是六四往從初九吉无不利也。如此與象曰求而往明也之意合。本義謂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爲乘馬班如之象。卻與求婚媾之意不貫通。又謂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己。故其占爲下求婚媾則吉也。似言六四求初九爲婚媾。與象求而往明也之意又不合。况女求男。又非婚媾之正也。其說未敢以爲然。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本義謂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亦不免於凶。意見以

爲當屯難之世。紀綱紊亂。名分不正久矣。小改正之。猶可獲吉。大改正之。則必激成大變。其凶不可言。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意見以爲利用刑人。而人字疑衍。刑卽書所謂扑作教刑。學記所謂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只是用荆條之類責之。以警其怠惰。使之從教。程傳謂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爲是。本義謂發蒙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蓋以痛懲釋利用刑人。以暫舍之釋用說桎梏。如此說。有甚於擊蒙。似拷訊罪囚。非發蒙之道也。

需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意見以爲德成業就之君子。不奔競以求進。但飲食宴樂。俟時而後動耳。无德業之君子。若不務進修。只管醉飽終日。時至將何爲也。

上六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本義謂以陰居上。是爲當位。言不當位未詳。意見以爲蓋言有不速之客來。而能敬之。雖不當位。亦未爲大失。况上六當位。得不終吉乎。是乃發明爻外之義也。

訟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意見以爲象釋爻也。爻曰。或從王事。无成。象曰。從上吉也。不无相反。疑從上吉也。恐是從正吉也之誤。本義謂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則无成功也。似乎乖謬不通。

師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本義謂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意見以爲以訓作用亦通。言能用衆而得其正。則爲王者師矣。尤明暢。

象又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傳義皆謂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意見以爲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乃王有伐罪救民之師。雖曰勞民傷財。不爲毒害天下。以此毒天下。恐是以前其毒天下之誤。蓋言賊寇毒害天下。故出師以征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輿尸。傳謂衆主也。本義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意見以爲行師權不歸一。而衆主之。所以凶也。以此言之。傳爲是。

六四。師左次。无咎。本義謂左次退舍也。意見以爲左次言不遇敵而歸。所以无咎也。若遇敵而退舍。或知敵在前而退舍。豈得无咎。昔李陵答蘇武書曰。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所謂五將失道者。蓋即左次也。所以得无咎也。

泰大象以左右民。意見以爲民欲左則左之。民欲右則右之。使民宜之。无不得則宜也。

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意見以大人否。亨。否字當音缶。不也。六二當否塞之時。上應九五。能包容承順。小人則吉。大人則不亨。如此與不利君子貞。君子道消之意合。若依本義。以爲君子守否則亨。則與不利君子貞。君子道消之意相反。未敢以爲然。

同人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本義謂剛不中正。亦欲同於六二。而爲三所隔。故爲乘墉以攻之象。意見以爲墉牆也。乘墉豈能相攻。而乘墉以攻之。說未安。蓋四在三之上。爲乘墉之象。然以剛居柔。故不能攻而獲吉。似乎明白。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本義謂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似乎說六二欲同於九五。而柔弱不能克。必用大師以勝之。而後相遇。未安。意見以爲九五欲同於二。而爲三四所隔。三四雖剛強而不中。九五陽剛中正。乃大師之象。故能勝三四。而能與六二相遇。故曰大師克相遇。

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意見以爲匪咎言匪无咎也。蓋大有之初。雖無交結之大害。豈无過失之小咎。必艱以處之。則无咎也。爲順。若以爲匪咎艱則无咎。則說不通矣。

豫彖曰。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意見以爲剛應而志行。疑是柔應而志行之誤。蓋卦以一陽統五陰。是柔皆應乎剛。而剛之志得以行。是以利建侯行師也。似乎順。若以爲剛應柔而志行。利以立君用師。則說不通矣。

豫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意見以爲豫之諸爻。皆不得其正。而溺於豫。惟六二一爻。居中得正。而不溺於豫。其節介如石之堅。其處豫也不終日。言不久也。久則反憂。所以不終日貞言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本義謂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爲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意見以爲上視於四。與下溺於豫不貫穿。蓋盱謂喜好貌。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而好逸豫。則爲逸豫所溺。而有悔矣。似乎順。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意見以爲本義謂以陰柔居豫極。爲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爲其事雖成。

而能有渝之象。則是矣。其言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竊疑事雖成而有渝變。則不成矣。如何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此乃遷就之說。與象曰何可長也不相照應矣。以爻言夏豫成有渝。及象言何可長也。而並觀之。則无咎二字。疑是凶字之誤。

隨象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傳謂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本義謂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意見以爲當從本文傳爲是。或曰。何以言之。曰。大象言君子以嚮晦入冥息。非隨時而何。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皆隨時之義也。隨時之說良是。隨時之義大矣哉。亦當從本文。

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意見以爲官有主守之義。謂初九爲震之主也。渝乃變動之義。謂隨也。言初九隨人而變動。得正則吉也。以陽居陽。爲得其貞。是以吉也。出門交有功。言初九在下。隨人而動。爲出門而與人交之象。以其得正。故有功也。爻无有所偏主而變其常之義。本義謂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不可曉。又以不私其隨。釋出門交。未敢以爲然。

臨九二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傳引孟子。史記之言解未字。牽強不通。本義謂未詳。意見以爲未字疑是。大字之誤。蓋言吉无不利。大順命也。易中言大字者多。如大得民也。大有慶也。大有功也之類。皆是。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傳謂顒。瞻望也。本義謂顒然尊敬之貌。意見以爲顒。顯見貌。顒若者。言其孚誠在中。似乎顯見於外。而爲人所瞻仰也。

觀六四象曰觀國之光尙賓也。傳謂尙謂尙志其志意願慕賓於王朝也。意見以爲尙與上同。利用賓於王者。爲國家之上賓。言其職位近君也。

噬嗑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本義謂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爲噬腊肉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爲无咎也。意見以爲繫辭云。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然噬腊肉遇毒。非无咎也。既小吝。如何又无咎。而无咎二字疑衍。於義爲无咎也之說。恐未安。

賁象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傳謂陰陽剛柔相交者。天之文也。本義謂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意見以爲以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言之。曰。日月星辰。乃天文也。或曰。何以言之。曰。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殷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殷仲冬。此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之可徵也。若剛柔交錯。无形迹可見。何以觀之以察時變也。

賁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本義謂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爲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意見以爲賁文飾也。初與四爲正應。而爲九三所隔。不得相賁。皤如指四言。白馬指初言。蓋言雖爲三所隔。而初來求四之心。如飛翰之疾。非爲寇也。乃求爲婚媾耳。如此說似爲得之。而九三剛正非爲寇者之說。不知以爲何如也。

无妄象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意見以爲无妄之往何之矣。疑是匪正之往何之矣之誤。若是无妄。何往而不可。如何又不利有攸往。其爲匪正之誤也无疑矣。

大畜六四。童牛之牯。本義謂童者未角之稱。牯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輻衡者也。意見以爲童牛既无角。如何又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且今之童牛。未見施橫木於牛角者。止有用八九寸長寸半闊二片板。繫於頸上。垂於頷下。以繩繫之而牽者。或以此爲牯也。輻衡恐亦只是如此。

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意見以爲既滅頂凶。如何又无咎。且无咎者善補過也。若箴得此爻者。不知以凶斷之乎。以无咎善補過斷之乎。以此推之。无咎二字疑衍。而不可咎也之說亦恐有誤。而非象傳之本意矣。

離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意見以爲錯然敬貌。所謂足履如也。敬之如此。所以免其咎也。

玩易意見卷下

下經

咸六二咸其腓。凶。居吉。意見以爲居不動也。言腓動則凶。不動則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本義謂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意見以爲三在下卦之上。其象爲股。股。大腿也。在足腓之上。當執持之。使足腓隨之而動。是執其隨也。若不能執持。往隨足腓而動。可羞吝也。

九四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本義謂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意見以爲守正而无思慮。則吉而悔亡。未有所感之害也。

遯大象。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傳謂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之敬畏。則自然遠矣。意見以爲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故易又曰。見惡人无咎。遠小人之道。未來則避之。既來則莊以接之。而彼自敬畏而不怨矣。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傳謂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意見以爲遯以初二陰長。而三四五六陽遯爲義。執之用黄牛之革。言二與五交結之固而不遜也。本義謂人莫能解。必遜之志也。不可曉。

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意見以爲小人以勇猛角力爲壯。君子以蔑視禮法爲罔。雖正亦危。如羝羊觸藩。必傷其角也。此君子非有德之君子。乃有位无德之君子。實與小人无異也。若有德之君子。必不如此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意見以爲詳其文勢。蓋言賢者出而上進於大明之朝。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以待賢者。非康侯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傳謂摧如抑退也。本義謂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意見以爲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无抑退及見摧之義。摧如疑是催如之誤。蓋言初之進也。如人之催促。進之不已。初六與九四剛柔相應。所以其進如人之催促而不已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意見以爲裕无咎。是言无官守之人。進之以正。設不爲人所信。處之裕如。則无咎。若有官守之人。不爲上所信任。不得盡其職。而處之裕如。未免有素餐之恥。寧无咎乎。

家人上九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本義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意見以爲雖非作威。而反身自治。亦不可无威嚴。

睽初九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或曰。避惡如畏蛇蠍。今言見惡人以辟咎也。何歟。意見曰。惡人來見。就與

之相見。則惡人不怨怒。是辟咎也。

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意見以爲人臣當國家蹇難之時。鞠躬盡瘁。以拯濟之。知有其君而不知有其身。是匪躬也。

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本義謂此爻取象之意未詳。或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卽三狐之象也。而得黃矢。無訓辭。意見以爲初三六皆陰而不得正。是爲三狐。言邪媚也。而六五一爻。以陰居上卦之中。又當君位。是爲黃矢。黃言其中。矢言其直。九二處下卦之中。與六五陰陽相應。是君臣相遇而能濟時之解。是爲得黃矢之象。是以得正而吉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本義謂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爲損也。意見以爲卦辭。无剝民奉君之義。傳謂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爲是。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傳謂或損或益。或盈或虛。唯隨時而已。過則損之。不足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虛之。與時偕行也。本義謂時謂當損之時。意見以爲傳發明與時偕行之義。无餘蘊矣。本義止言當損之時。而欠偕行之義。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意見以爲九二與六五剛柔相應。征亦不凶。况初至上諸爻。俱无凶占。又弗損益之。亦是吉占。而征凶二字疑衍。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亦无釋征凶之義。亦可以見矣。

益象曰。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意見以爲巽雖爲木。而益之利。豈止於木道之行。凡益

之道。无不行也。傳謂木字疑益字之誤。爲是。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傳謂居民上果於爲益。用之凶事。則无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稟於上。安得自任擅爲益乎。唯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本義謂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二說不同。而傳爲優。意見以爲方面守令。去朝廷遠。遇地方凶荒。發府庫之財。以拯濟下人。是益之用凶事也。雖不待報而行之。亦无咎也。若非凶事而擅爲。則有罪也。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本義謂上有信以惠於下。則下亦有信以惠於上矣。不問而元吉可知。意見以爲孚。實也。惠。愛也。上有實愛民之心。不問民知不知。則大善而吉也。則民亦以實心愛上之德矣。此感應之自然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本義謂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尙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辭。與傳意同意。見以爲旣揚于王庭。正名小人之罪。方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恐說不通。且揚于王庭。是揚言小人之罪于朝廷之上。欲其寘之於法也。孚號有厲。謂揚言小人之罪。雖實。彼亦號呼不服。而言之者尙危厲不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言之者當先點檢自己无過。方可言人。不宜勇猛鹵莽。便去言人。若不顧自己過失。就去言人。人必訐己之過。彼此皆不能逃其罪。故欲言人者。不

可不先點檢自己也。

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尙乃窮也。傳謂當先自治。不宜專尙剛武卽戎。則所尙當先自能治。夫揚于王庭。剛武也。意見以爲所尙蓋指揚于王庭而言。言告自邑不利卽戎者。恐所尙揚于王庭之事。至於窮困也。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意見以爲牽羊悔亡。疑是牽羊有悔之誤。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豈得悔亡。若縱之使前。則可以行而悔亡矣。推此以牽羊有悔爲庶幾。且與次且不信文意相類矣。上六。无號。終有凶。意見以爲上六无號。正與象言孚號相照應。象因人揚言其罪而孚號。此雖无號。然小人之道已消盡矣。故終有凶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本義謂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爲萃。亨字衍文。意見以爲萃下亨字疑不衍。言萃有可亨之道。象曰。順以說。剛中而應。疑是釋亨也。故聚也。疑是故亨也之誤。利見大人。下亨字疑衍。利見大人。聚以正也。疑是釋利貞。非釋亨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意見以爲此上疑脫天地聖人所聚之辭。且如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與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之上俱有所感所恆之辭。此上必有所聚之辭。而脫漏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本義謂除者修而治之之謂。意見以爲除字恐无修而治之之訓釋。此說似乎牽強。疑除乃儲字之誤。儲聚也。儲戎器謂聚戎器也。似乎文理貫通。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本義謂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與傳意同意。見以爲上九五君也。下衆陰民也。九四上得乎君。下得乎民。是得所萃之善也。是以大吉无咎。雖以陽居陰。爲位不當。不害其爲大吉耳。傳義謂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不知如何。必大吉也不可曉。

困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本義謂其占利以亨祀。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爲无咎也。意見以爲旣征凶。如何於義爲无咎。說不通。疑无咎二字當在征凶之上。言利用亨祀无咎。征行則凶也。爲順。

井大象。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本義謂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意見以爲君子非止謂人君。凡有官守者皆是也。且勞非養也。而勞民者以君養民之說。恐未安。蓋言慰勞其民。使之勸勉。相助以相養也。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意見以爲巳日猶言非一日也。言事之當變革。非一日。而後變革之人乃信之。本義謂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巳日而後信。若不當變革而變革之。雖過數十日。人豈信乎。詳味九二。巳日乃革之。及九三。革言三就。有孚之言。則巳日乃孚之義自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本義謂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意見以爲征凶貞厲。是不可革。革言三就有孚。則又

是可革。上下不貫通。或疑征凶二字衍文。

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意見以爲仇疑與速同。匹也。九二與初六一陰一陽。雖相近。可以爲匹。而非正應。若苟合之。非吉道也。今初六有顛趾之疾。不能就九二以苟合。是以吉也。恐不必將仇字作讎字說。若作讎字說。不知九二與初六有何讎也。

九四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本義謂言失信也。意見以爲卦爻俱无信與不信之說。傳雖有說。亦未敢以爲然。竊疑信如何也。恐是凶如何也之誤。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意見以爲六五爲鼎之耳。上九爲鼎之鉉。五居上卦之中。黃中之色也。言黃耳爲宜。而金鉉二字疑衍。本義謂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六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若然。則是以九二爲金鉉。且二爲腹。上爲鉉。今又以二爲鉉。恐不然。

震象曰。震亨。本義謂震有亨道。不待言也。意見以爲震亨下必有釋辭。疑脫漏。

不喪七鬯。本義謂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意見以爲不見說鬯是何器。蓋爵盞之類。但不知形制如何耳。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本義謂億字未詳。意見以爲億蓋衆也。言震雷之來。衆皆喪其貨貝。與不喪七鬯相反。言有德量可以爲祭主者。不喪七鬯。衆人則喪其貨貝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意見以爲艮止也。背止之所也。此蓋言人心專在於所止之處。

而不知身之所在。是不獲其身也。行其庭除有人之處。亦不見其人也。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本義謂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意見以爲時之當止則止之。時之當行則行之。是以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非釋卦辭本義。蓋矯專於止而不行之弊。必行止不失其時然後可。而本義時行亦止之說。未敢以爲然。艮其止。止其所也。以下。乃是釋卦辭本義。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意見以爲輔口輔也。悔謂以六居五。止其輔。則言不妄發而悔亡矣。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本義謂正字羨文。叶韻可見。意見以爲以中正也。疑是以正中也之誤。於義爲是。於韻亦叶。而與上下爻象辭止諸躬也。以厚終也。又相稱。

漸象曰。止而巽。動不窮也。意見以爲卦无動義。動不窮也。疑是進不窮也之誤。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本義謂漸遠於水。進於干。而益安矣。意見以爲進於干。疑是進於磐之誤。豐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意見以爲明以動是釋亨。故豐疑是故亨之誤。不然。則無釋亨之辭。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則右肱。无咎。意見以爲折其右肱。象旣以爲終不可用也。雖不言凶。其凶可知。如何得无咎。无咎二字疑衍。傳謂无所歸咎也。本義謂雖不可用而非咎也。皆說不通。

兌。亨。利貞。意見以爲亨字疑衍。故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而无釋亨字辭。及觀六爻。亦無亨字義。是以知亨字爲衍文。傳義雖解亨字。實非本旨。且說之爲道。有邪有正。故不可言亨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本義謂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意見以爲商度未定。是猶豫未決也。介疾有喜。是決然無疑也。既商度未定。必不能介疾也。蓋言若商度所說則未定。九四以陽剛之德。不待商度。而介然自守。疾惡柔邪。以從中正。是以有喜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意見以爲利貞二字疑衍。卦无利貞之義。傳无釋利貞之辭。是以疑其爲衍文也。本義謂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是隨文遷就而解。非卦象之本義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本義謂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固无可疑。又言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如此說。則是言聚有丘。非渙有丘也。恐非本旨。意見以爲丘聚也。蓋言能散其小羣。使不至於滋蔓。固爲元吉。能散其所聚之大者。使不至於作亂。唯大智者能之。則非常人思慮所及也。

節。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意見以爲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當在剛柔分而剛得中之下。在釋節亨之義。天地節而四時成。下疑脫聖人節而天下治七字。有此七字。方與天地節而四時成對待。而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亦見得是聖人節之事。初九。不出戶庭。本義謂戶外之庭。九二。不出門庭。本義謂門內之庭。或問。戶外之庭。與門內之庭。何以分別。意見以爲戶庭門庭一也。无所分別。門庭爲門內之庭。可說。戶庭爲戶外之庭。不可說。戶外豈有庭乎。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意見以爲謂之貞凶者。言雖正亦凶也。旣雖正亦凶。如何又悔亡。悔亡二字疑衍。本義謂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不无牽強。

小過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意見以爲小過下疑脫亨字。言小過亨。小者過而亨也。爲是。

未濟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意見以爲當未濟之時。九二以剛中之才。應六五柔中之主。剛柔相應。此得志行道之時。而无曳輪不進之象。故占曰貞吉。而象復申之曰。中以行正也。而曳其輪三字疑衍。傳謂曳其輪則得正而吉。本義謂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爲能自止而不進。皆與中以行正也之說不合。未敢以爲然。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意見以爲旣征凶。如何又利涉大川。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爲是。傳謂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此說爲是。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陽剛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與征凶之說全相反。此順文解。本義謂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亦是。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亦是順文而解。二說皆非。觀象繫辭之本旨。未敢以爲然。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意見以爲伐鬼方是高宗時事。旣濟九三旣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此亦是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誤作震用伐鬼方。本義雖云。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爲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然九四以陽居陰。非極其陽剛也。如此

說終是牽強不通。

繫辭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本義只說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不說天下之理如何得。箋註內亦不見說。意見以爲蓋言人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則可以來天下之善。而聞見多。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无不得之於心。既得之於心。則可以居上臨下。而成人君之位。於天地之中。與天地參矣。中庸所謂唯天下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亦此意耳。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本義謂天下之動。其變無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意見以爲不知所謂一理者。何所指也。竊謂貞夫一者。蓋言天下之動。不過一貞而已矣。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意見以爲今之危者。乃昔之以其位爲可常安而不慮危。以至於危也。今之亡者。乃昔之以其身爲可常存而不慮亡。以至於亡也。今之亂者。乃昔之以其世爲可常治而不慮亂。以至於亂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意見以爲安不忘危。所以常安也。存不忘亡。所以常存也。治不忘亂。所以常治也。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意見以爲鮮不及矣。說不通。或疑是鮮不敗矣之誤。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意見以爲吉字下當有一凶字。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言君子見吉之幾。即趨之。見凶之幾。即避之。所以不俟終日而後作。言趨避之速也。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本義謂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意見以爲殆。將也。言顏子將近於道。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近道之實事也。論語所謂不貳過。卽此事也。復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惟顏子似之。故夫子卽顏子之行以明之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意見以爲多譽可以言善。而多懼亦可以言善乎。其善不同。疑是其義不同之誤。或曰。其善不同。固非。而曰其義不同。何所據乎。曰。六爻之義。易以貢。據此而言。其義不同无疑矣。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本義謂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意見以爲恐不必如此分說。蓋言人能將乾、坤易簡之道。說諸心。研諸慮。自能定吉凶成亹亹者。